

说岳全传



【清】

钱彩 编次
金丰 增订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说

岳

全

传

古典
小说

【清】

钱彩
增订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岳全传 / (清) 钱彩编次; (清) 金丰增订.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8.1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

ISBN 978-7-5075-4778-8

I. ①说… II. ①钱… ②金…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51284号

说岳全传

编次者: (清) 钱彩

增订者: (清) 金丰

责任编辑: 刘超平 徐日莉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com.cn>

投稿邮箱: hwcb@126.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责任编辑 010-58336222

发行部 010-5833627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41

字 数: 531.5千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778-8

定 价: 9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出版说明

所谓“古典小说”云者，其义有二焉：一曰，但凡古代之小说，皆可谓之“古典小说”；一曰，但凡技法未受泰西影响之小说，亦可谓之“古典小说”。然此特就今人之观念言之耳。

揆诸坟典，“小说”一词，出自《庄子·外物篇》，其言曰：“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由此观之，庄子所谓“小说”，不过琐屑之言，以其无关道术，故以小说名之耳。

秦汉成、衰之世，刘向、刘歆父子典校秘书，检讨百家学说，取桓谭《新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之意，把《伊尹说》《鬻子说》诸书，归为“小说家”之书，而《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继之。夷考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语出《汉志》），此亦非后世之小说也。

唐修《隋书》，其《经籍志》立论本诸《汉志》，以小说为“街谈巷语之说”（《隋书·经籍志》语）。当此之时，小说之名虽同，而其类目稍广，举凡《燕丹子》《世说》《述说》之属，皆可入诸小说名下。

后晋修《唐书》，其《经籍志》立论与《隋志》无异，以《博物志》隶小说，此为“神异志怪之书”入小说之始。

天水一朝，欧阳文忠公撰《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以《列异传》《甄异传》《续齐谐记》《感应传》《旌异记》等“史部·杂传类”之书移于“小说类”。至是，小说之部类日繁。

及元脱脱修《宋史》，《艺文志·小说类》承《新唐志》之旧而增广之。

明胡应麟以小说繁夥，派别滋多，于是综核大凡，分小说为六类：一曰“志怪”，一曰“传奇”，一曰“杂录”，一曰“丛谈”，一曰“辩订”，一曰“箴规”。至此，小说一类已蔚为大观，脱《汉志》“街谈巷语”之成规。

清修“四库”，《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别小说为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而又损益之。考诸《提要》，则损益可知：一曰，进“丛谈”“辩订”“箴规”为“杂家”；一曰，隶《山海经》《穆天子传》诸书于小说。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其分目虽殊，而论述则袭诸旧志。

曩者宋元明清之史志，难觅“平话”“演义”之书，此特士夫习气，鄙其为末流所使然也。史家成见，一至于斯。今人刻书，自当脱古人窠臼。

说部诸书，以文体分，有“白话”“文言”之别；以体裁分，有“话本”“传奇”“演义”之别；以内容分，有“佳话”“世情”“侠义”“家将”“神魔”之别。细玩其文，既有劝世之良言，亦有“诲淫诲盗”之糟粕，而抉择去取，转成读说部书之第一要务。以此之故，我社特于说部诸书择其精者，辑之而为“中国古典小说丛书”，凡百余种。

然说部之书浩如烟海，其精者又何限于区区百十之数？此次出版，难免遗珠之憾。然能俾读者因之而省择取之劳，进而得窥说部精要，示人以津梁，则尚不违出版“中国古典小说丛书”之初心。

说部之书，多出自书坊，脱误错乱，在所难免，故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外，尚需广施校讎，始得成其为可读之书。以此之故，我社多方搜罗以定底本，精排其版以美其观，躬自校讎以正讹误，然后付诸枣梨，装订成书，以飨读者。

限于编者学力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广大方家、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斧正。凡能指出书中一二谬误者，皆为吾师，吾人不胜感激之至。

华文出版社编辑部

2017年10月26日

目 录

第一回

天遣赤须龙下界 佛滴金翅鸟降凡····· 001

第二回

泛洪涛虬王报怨 抚孤寡员外施恩····· 008

第三回

岳院君闭门课子 周先生设帐授徒····· 014

第四回

麒麟村小英雄结义 沥泉洞老蛇怪献枪····· 021

第五回

岳飞巧试九枝箭 李春慨缔百年姻····· 028

第六回

沥泉山岳飞庐墓 乱草冈牛皋剪径····· 035

第七回

梦飞虎徐仁荐贤 索贿赂洪先革职····· 042

第八回

岳飞完姻归故土 洪先纠盗劫行装····· 048

第九回

元帅府岳鹏举谈兵 招商店宗留守赐宴····· 057

第十回

大相国寺闲听评话 小校场中私抢状元····· 065

第十一回

周三畏遵训赠宝剑 宗留守立誓取其才····· 073

第十二回

夺状元枪挑小梁王 反武场放走岳鹏举····· 082

第十三回		
昭丰镇王贵染病	牟驼冈宗泽踹营	089
第十四回		
岳飞破贼酬知己	施全剪径遇良朋	097
第十五回		
金兀朮兴兵入寇	陆子敬设计御敌	105
第十六回		
下假书哈迷蚩割鼻	破潞安陆节度尽忠	113
第十七回		
梁夫人炮炸失两狼	张叔夜假降保河间	122
第十八回		
金兀朮冰冻渡黄河	张邦昌奸谋倾社稷	128
第十九回		
李侍郎拚命骂番王	崔总兵进衣传血诏	136
第二十回		
金营神鸟引真主	夹江泥马渡康王	142
第二十一回		
宋高宗金陵即帝位	岳鹏举划地绝交情	148
第二十二回		
结义盟王佐假名	刺精忠岳母训子	157
第二十三回		
胡先奉令探功绩	岳飞设计败金兵	164
第二十四回		
释番将刘豫降金	献玉玺邦昌拜相	170
第二十五回		
王横断桥霸渡口	邦昌假诏害忠良	177
第二十六回		
刘豫恃宠张珠盖	曹荣降贼献黄河	186

第二十七回

岳飞大战爱华山 阮良水底擒兀朮····· 192

第二十八回

岳元帅调兵剿寇 牛统制巡湖被擒····· 199

第二十九回

岳元帅单身探贼 耿明达兄弟投诚····· 205

第三十回

破兵船岳飞定计 袭洞庭杨虎归降····· 212

第三十一回

穿梭镖明收虎将 苦肉计暗取康郎····· 220

第三十二回

牛皋酒醉破番兵 金节梦虎谐婚匹····· 230

第三十三回

刘鲁王纵子行凶 孟邦杰逃灾遇友····· 238

第三十四回

掘陷坑吉青被获 认兄弟张用献关····· 248

第三十五回

九宫山解粮遇盗 樊家庄争鹿招亲····· 257

第三十六回

何元庆两番被获 金兀朮五路进兵····· 267

第三十七回

五通神显灵航大海 宋康王被困牛头山····· 278

第三十八回

解军粮英雄归宋室 下战书福将进金营····· 288

第三十九回

祭帅旗奸臣代畜 挑华车勇士遭殃····· 296

第四十回

杀番兵岳云保家属 赠赤兔关铃结义兄····· 301

第四十一回	
巩家庄岳云聘妇 牛头山张宪救主·····	310
第四十二回	
打碎免战牌岳公子犯令 挑死大王子韩彦直冲营·····	316
第四十三回	
送客将军双结义 赠囊和尚泄天机·····	323
第四十四回	
梁夫人击鼓战金山 金兀朮败走黄天荡·····	331
第四十五回	
掘通老鹳河兀朮逃生 迁都临安郡岳飞归里·····	338
第四十六回	
兀朮施恩养秦桧 苗傅衔怨杀王渊·····	344
第四十七回	
擒叛臣虎将勤王 召良帅贤后赐旗·····	351
第四十八回	
杨景梦授杀手铜 王佐计设金兰宴·····	360
第四十九回	
杨钦暗献地理图 世忠计破藏金窟·····	368
第五十回	
打酒坛福将遇神仙 探君山元戎遭厄难·····	381
第五十一回	
伍尚志计摆火牛阵 鲍方祖赠宝破妖人·····	386
第五十二回	
严成方较锤结义 戚统制暗箭报仇·····	394
第五十三回	
岳元帅大破五方阵 杨再兴误走小商河·····	402
第五十四回	
贬九成秦桧弄权 送钦差汤怀自刎·····	409

第五十五回	
陆殿下单身战五将 王统制断臂假降金	417
第五十六回	
述往事王佐献图 明邪正曹宁弑父	424
第五十七回	
演钩连大破连环马 射箭书潜避铁浮陀	431
第五十八回	
再放报仇箭戚方丧命 大破金龙阵关铃逞能	439
第五十九回	
召回兵矫诏发金牌 详恶梦禅师赠偈语	449
第六十回	
勘冤狱周三畏挂冠 探囚圉张总兵死义	458
第六十一回	
东窗下夫妻设计 风波亭父子归神	471
第六十二回	
韩家庄岳雷逢义友 七宝镇牛通闹酒坊	481
第六十三回	
兴风浪忠魂显圣 投古井烈女殉身	490
第六十四回	
诸葛梦里授兵书 欧阳狱中施巧计	499
第六十五回	
小弟兄偷祭岳王坟 吕巡检贪赃闹乌镇	507
第六十六回	
牛公子直言触父 柴娘娘恩义待仇	515
第六十七回	
赵王府莽汉闹新房 问月庵兄弟双配匹	523
第六十八回	
牛通智取尽南关 岳霆途遇众好汉	533

第六十九回	
打擂台二祭岳王坟 愤冤情哭诉潮神庙·····	541
第七十回	
灵隐寺进香疯僧游戏 众安桥行刺义士捐躯·····	548
第七十一回	
苗王洞岳霖入赘 东南山何立见佛·····	557
第七十二回	
黑蛮龙三祭岳王坟 秦丞相嚼舌归阴府·····	565
第七十三回	
胡梦蝶醉后吟诗游地狱 金兀朮三曹对案再兴兵·····	571
第七十四回	
赦罪封功御祭岳王坟 勘奸定罪正法栖霞岭·····	579
第七十五回	
万人口张俊应誓 杀奸属王彪报仇·····	586
第七十六回	
普风师宝珠打宋将 诸葛锦火箭破驼龙·····	598
第七十七回	
山狮驼兵阻界山 杨继周力敌番将·····	606
第七十八回	
黑风珠吉青丧命 白龙带伍连被擒·····	615
第七十九回	
施岑收服乌灵母 牛皋气死金兀朮·····	628
第八十回	
表精忠墓顶加封 证因果大鹏归位·····	640

第一回

天遣赤须龙下界 佛滴金翅鸟降凡

三百余年宋史，中间南北纵横。闲将二帝事评论，忠义堪悲堪敬。
忠义炎天霜露，奸邪秋月痴蝇。忽荣忽辱总虚名，怎奈黄梁不醒！

右调《西江月》

诗曰：

五代干戈未肯休，黄袍加体始无忧。
那知南渡偏安主，不用忠良万姓愁。

自古天运循环，有兴有废。在下这一首诗，却引起一部南宋精忠武穆王尽忠报国的话头。

且说那残唐五代之时，朝梁暮晋，黎庶遭殃。其时西岳华山有个处士陈抟，名唤希夷先生，是个道高德行仙人。一日，骑着骡儿在天汉桥经过，抬头看见五色祥云，忽然大笑一声，跌下骡来。众人忙问其故，先生道：“好了，好了！莫道世间无真主，一胎生下二龙来。”列位，你道他为何道此两句？只因有一宦家，姓赵名宏殷，官拜司徒之职，夫人杜氏，在夹马营中生下一子，名叫匡胤，乃是上界霹雳大

仙下降，故此红光异香，祥云拥护。那匡胤长大来英雄无比：一条杆棒，两个拳头，打成四百座军州，创立三百余年基业，国号大宋，建都汴梁。自从陈桥兵变，黄袍加体，即位以来，称为“见龙天子”。传位与弟匡义，所以说“一胎二龙”。自太祖开国至徽宗，共传八帝，乃是：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

这徽宗乃是上界长眉大仙降世，酷好神仙，自称为“道君皇帝”。其时天下太平已久，真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五谷丰登，万民乐业。有诗曰：

尧天舜日庆三多，鼓腹含哺遍地歌。

雨顺风调民乐业，牧牛放马弃干戈。

闲言不道。且说西方极乐世界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一日端坐九品莲台，旁列着四大菩萨、八大金刚、五百罗汉、三千揭谛、比丘尼、比丘僧、优婆夷、优婆塞，共诸天护法圣众，齐听讲说妙法真经。正说得天花乱坠、宝雨缤纷之际，不期有一位星官，乃是女土蝠，偶在莲台之下听讲，一时忍不住撒出一个臭屁来。我佛原是个大慈大悲之主，毫不在意。不道恼了佛顶上头一位护法神祇，名为大鹏金翅明王，眼射金光，背呈祥瑞，见那女土蝠污秽不洁，不觉大怒，展开双翅落下来，望着女土蝠头上，这一嘴就啄死了。那女土蝠一点灵光射出雷音寺，径往东土认母投胎，在下界王门为女，后来嫁与秦桧为妻，残害忠良，以报今日之仇。此是后话，按下不提。

且说佛爷将慧眼一观，口称：“善哉，善哉！原来有此一段因果！”即唤大鹏鸟近前，喝道：“你这孽畜！既归我教，怎不皈依五戒，辄敢如此行凶！我这里用你不着。今将你降落红尘，偿还冤债。直待功成行满，方许你归山，再成正果。”大鹏鸟遵了法旨，飞出雷音寺，径来东土投胎，不表。

再说那陈抟老祖，一生好睡。他本是在睡中得道的神仙，世人不晓得，只说是“陈抟一目忽困千年”。那一日，老祖正睡在云床之上，有两个仙童，一个名唤清风，一个叫做明月。两个无事，清风便对明月道：“贤弟，师父方才睡去，又不知几时方醒，我和你往前山去游玩片时如何？”明月道：“使得。”他二人就手挽着手，出洞门来闲步寻欢。但见松径清幽，竹阴逸趣。行到盘院石边，猛见摆着一副残棋。清风道：“贤弟，何人在此下棋，留到如今，你可记得吗？”明月道：“小弟记得当年赵太祖去关西之时，在此地经过，被我师父将神风掇上山来下棋，赢了太祖二百两银子，逼他写卖华山文契，却是小青龙柴世宗、饿虎星郑子明做中保。后来太祖登了基，我师父带了文契下山，到京贺喜，求他免了钱粮。这盘棋就是他的残局。”清风道：“贤弟，好记性，果然不差。今日无事，我请教你，对弈一盘何如？”明月道：“师兄有兴，小弟即当奉陪。”

二人对面坐定，正待下手时，忽听得半空中一声响亮。二人急抬头看时，只见那西北角上，黑气漫天，将近东南，好生怕人。清风叫一声：“师弟，不好了！想是天翻地覆了！”两个慌慌张张走到云床前跪下，大叫道：“师父！不好了！快些醒来，要天翻地覆了！”

老祖正在梦酣之际，被那二人叫醒了，只得起来，一齐走出洞府。抬头一看，老祖道：“原来是这个畜生，如此凶恶，也难免这一劫！”清风、明月道：“师父，这是什么因果？弟子们迷心不悟，望师父指点。”老祖道：“你们两个根浅行薄，那里得知？也罢，说与你们听听罢。这段因果，只为当今徽宗皇帝元旦郊天，那表章上原写的是‘玉皇大帝’，不道将‘玉’字上一点，点在‘大’字上去，却不是‘王皇犬帝’了？”玉帝看了大怒道：“王皇可恕，犬帝难饶！”遂命赤须龙下界，降生于北地女真国黄龙府内，使他后来侵犯中原，搅乱宋室江山，使万民受兵革之灾，岂不可惨！”二童道：“师父，今日就是这赤须龙下界么？”老祖道：“非也。此乃我佛如来恐赤须龙无人降

伏，故遣大鹏鸟下界，保全宋室江山，以满一十八帝年数。你看，这孽畜将近飞来。你两个看好洞门，待我去看他降生何处。”就把双足一登，驾起祥云，看那大鹏一气飞到黄河边。

这黄河，有名的叫做“九曲黄河”，环绕九千里阔。当初东晋时，许真君爷斩蛟，那蛟精变作秀才，改名慎郎，入赘在长沙贾刺史家，被真君擒住，锁在江西城南井中铁树上，饶了他妻贾氏，已后往乌龙山出家。所生三子，真君已斩了两个，其第三子逃入黄河岸边虎牙滩下，后来修行得道，名为“铁背虬王”。这一日，变做个白衣秀士，聚集了些虾兵蟹将，在那山崖前排阵玩耍，恰遇着这大鹏飞到。

那大鹏这双神眼认得是个妖精，一翅落将下来，望着老龙，这一嘴正啄着左眼，霎时眼睛突出，满面流血，叫一声“呵呀”，滚下黄河深底藏躲。那些水族连忙跳入水中去躲。却有一个不识时务的团鱼精，仗着有些气力，舞着双叉，大叫道：“何方妖怪，擅敢行凶！”叫声未绝，早被大鹏一嘴，啄得四脚朝天，呜呼哀哉。一灵不灭，直飞至东土投胎，后来就是万俟卨，锻炼岳爷爷冤狱，屈死风波亭上，以报此仇。这也是后话。

当时老祖看得明白，点头叹道：“这孽畜落了劫，尚且行凶，这冤冤相报，何日得了！”一面嗟叹，一面驾着云头，跟着大鹏。那大鹏飞到河南相州一家屋脊上立定，再看时就不见了。当时老祖也就落下云头，摇身一变，变做一年老道人，手持一根拐杖，前来访问。

却说那个人家姓岳名和，安人姚氏，年已四十，才生下这一个儿子。丫环出来报喜。这员外年将半百，生了儿子，自然快活，忙忙的向家堂神庙点烛烧香，忙个不了。不道这陈抟老祖变了个道人，摇摇摆摆来到庄门首，向着那个老门公打个稽首道：“贫道腹中饥饿，特来抄化一斋，望乞方便。”那个老门公把头摇一摇说道：“师父，你来得不凑巧！我家员外极肯做好事，往常时不要说师父一个，就是十位、二十位俱肯斋的。只因年已半百，没有公子，去年在南海普陀去

进香求嗣，果然菩萨灵验，安人回来就得了孕。今日生下了一位小官人，家里忙忙碌碌，况且厨下不洁净。不便，不便，你再往别家去罢。”老祖道：“贫道远方到此，或者有缘，你只与我进去说一声。允与不允，就完了斋公的好意了。”门公道：“也罢。老师父且请坐一坐，待我进去与员外说一声看。”说罢，就走到里边，叫一声：“员外，外边有一个道人，要求员外一斋。”岳和道：“你是有年纪的人，怎不晓事？今日家中生了小官人，忙忙碌碌，况且是暗房。那道人是个修经念佛的人，我斋他不打紧，他回到那佛地上去，我与孩儿两个身上，岂不反招罪过么？”

门公回身出来，照依员外的话对老祖说了。老祖道：“今日有缘到此，相烦再进去禀复一声，说‘有福是你享，有罪是贫道当’便了。”门公只得又进来禀。员外道：“非是我不肯斋他，实是不便，却怎么办？”门公道：“员外，这也怪他不得，荒村野地又无饭店，叫他何处投奔？常言道：‘出钱不坐罪。’员外斋他是好意，岂反有罪过之理？”岳和想了一想，点头道：“这也讲得有理，你去请他进来。”门公答应一声，走将出来，叫声：“师父，亏我说了多少帮衬的话，员外方肯请师父到里边去。”老祖道：“难得，难得！”一面说，一面走到中堂。

岳和抬头一看，见这道人鹤发童颜，骨骼清奇，连忙下阶迎接。到厅上见了礼，分宾主坐下。岳和开言道：“师父，非是弟子推托，只因寒荆产了一子，恐不洁净，触污了师父。”老祖道：“‘积善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请问员外贵姓大名？”岳和道：“弟子姓岳名和，祖居在此相州汤阴县该管地方。这里本是孝弟里永和乡，因弟子薄薄有些家私，耕种几亩田产，故此人都称我这里为岳家庄。不敢动问老师法号，在何处焚修？”老祖道：“贫道法号希夷，云游四海，到处为家。今日偶然来到贵庄，正值员外生了公子，岂不是有缘？但不知员外可肯把令郎抱出来，待贫道看看令郎可有什么关煞，待贫道与他禳解禳解。”员外道：“这个使不得！那污秽触了三光，不独老夫，

就是师父也难免罪过。”老祖道：“不妨事！只要拿一把雨伞撑了出来，就不能污触天地，兼且神鬼皆惊。”员外道：“既如此，老师父请坐，待老夫进去与老荆相商。”说罢，就转身到里边来，吩咐家人收拾洁净素斋，然后进卧房来，见了安人，问道：“身子安否？”安人道：“感谢天地神明、祖宗护佑，妾身甚是平安。员外，你看看小孩子生得好么？”岳和看了，就抱在怀中，十分欢喜，便对安人道：“外边有个道人进门化斋，他说：‘修行了多年，会得禳解之法。’要看看孩儿，若有关煞，好与他解除消灾。”院君道：“才生下的小厮，恐血光污触了神明，甚不稳便。”员外道：“我也如此说。那道人传与我一个法儿，叫将雨伞撑了，遮身出去，便不妨事，兼且诸邪远避。”院君道：“既如此，员外好生抱了出去，不要惊了他。”员外应声：“晓得。”就双手捧定，叫小厮拿一把雨伞撑开，遮了头上，抱将出来，到了堂前立定。

道人看了，赞不绝口道：“好个令郎！可曾取名字否？”员外道：“小儿今日初生，尚未取名。”老祖道：“贫道斗胆，替令郎取个名字如何？”员外道：“老师肯赐名，极妙的了！”老祖道：“我看令郎相貌魁梧，长大来必然前程万里，远举高飞，就取个‘飞’字为名，表字‘鹏举’，何如？”员外听了，心中大喜，再三称谢。老祖道：“这里有风，抱了令郎进去罢。”员外应声道“是”，便把儿子照旧抱进房来睡好，将道人取的名字，细细说与院君知道。那院君也十分欢喜。

员外复到中堂，款待道人。那老祖道：“有一事告禀员外：贫道方才有一道友同来，却往前村化斋去；贫道却走这里来，约定若有施主，邀来同享，今蒙员外盛席，意欲去相邀这道友同来领情，不知尊意允否？”员外道：“这是极使得的。但不知这位师父却在何处？待弟子去请来便了。”老祖道：“出家人行踪无定，待贫道自去寻来。”遂移步出厅。

只见那天井内有两件东西，老祖连声道好！不因老祖见了这两件